



同文尚書

〔清〕

牟庭著

K2214
5



同文尚書

(中)

〔清〕牟庭著
齐鲁书社

告子顛躋斷句與偽孔同微子世家集解以今女無故告為一
句予顛躋為一句皆非矣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
記曰何居檀弓注曰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更呼而問之曰太師乎少師乎我其當發行出走往適於興國
則當及殷末顛周未濟之時而先往焉可也吾家之老年箕子
自言當避遯於荒遠之地則雖至殷已顛周已濟之後而乃避
焉可也今爾諳知天道而無有一言指示告我我不知殷顛周
濟遠近之期如之何居

太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涕其耆

長舊有位人今殷氏乃攘竊神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
民用刈稠飲召敵讎不祠罪合于一多稽罔詔

太師偽孔本作父師非也說已見前偽孔傳曰微子帝乙元子
故曰王子庭按微子世家作天篤下留亡殷國此用真孔古文
訓降為下訓荒為亡訓邦為國止毒與篤則聲同義通廣雅曰
毒痛也大招注曰篤病也說文曰痛病也微子世家無方興沈
酗于酒六字或用真孔古文省此一句然据偽孔本用三家今
文有之為是方興竝起也已見上經偽孔傳曰沈湎也酗營也
疏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酖酒為沈也酖營一物謂飲酒

醉而發怒釋文曰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蓄也庭按乃
因畏畏言人皆醉怒則不畏其所畏矣說文曰哱違也廣雅曰
哱盪也淮南主術注曰拂戾也哱拂聲義同耳君夷鄭注曰哱
老也釋詁曰耆壽也魯語注曰長猶尊也庭按舊謂故舊也哱
其耆長舊有位人為一句言年壽耆者行尊長者交故舊者有
官位之人者此皆人情之所祇畏而醉人不畏之而哱戾之也
偽孔傳曰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
不用其教未是也微子世家作不用老長此用真孔古文訓
哱為不用訓耆為老而無舊有位人四字亦非也偽孔傳曰自

來而取曰攘呂刑鄭注曰有因而盜曰攘費誓鄭注曰因其失
亡曰攘馬融注曰往盜曰竊馬融注曰天曰神地曰祇偽孔傳
曰色純曰犧體完曰拴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鄭注曰犧純毛
也拴體完具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說文曰犧宗廟之牲也
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易釋文引說文曰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
又引張揖字詁曰羲古字戲今字說文又曰拴牛純色牲牛完
全論語孔注曰以用也周禮鄉大夫鄭司農注曰容與頌同吳
王澤傳如淳注曰頌猶公也詩楚茨傳曰將行也庭按將食猶
云行爵食矣也以容將食無災謂以所盜祭品公然行爵食矣

而無有災罰也蓋神棄殷人不示警戒故也微子世家作令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庭按陋淫當讀若陋侵釋言曰陋隱也詩抑箋曰漏隱也文選演連珠注曰淫猶侵也然則是真孔古文訓攘竊為漏侵也然世家自此句之後不載經文而徐廣所見本於此一句甚多差異蓋世家於此有闕誤甚可惜也釋言曰降下也詩節南山傳曰監視也方言曰監察也庭按降監殷民言殷民雖今無災而神未嘗不下視其罪也又當讀為刈詩芻蕘是刈是穫釋訓釋文本作是刈是穫可證古字通用韓詩曰刈取也

釋訓舍人注曰是刈刈取之庭按稠爲孔本作讎徐邈云鄭音
疇釋文引馬融作稠曰稠數也讎疇皆聲之誤當從馬本作稠
稠之言多也釋文引馬鄭注曰歛謂賦歛也庭按此言殷人厚
歛民財如刈取稠概之草謂之刈稠歛是一罪也偽孔傳云所
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歛聚怨讎之道非矣淮南兵略注曰召致
也庭按召敵讎者謂官司不能獲罪人而使小民自相報殺謂
之召致敵讎是二罪也怠當讀爲祠易雜卦曰而豫怠也京房
本作治也春秋莊七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文十二年公羊
傳曰俾君子易怠秦誓作易辭堯廟碑曰將辭帝堯辭即祠字

皆可謂怠祠二字展轉互通之驗上經言犧牷牲用饗竊而食之是不祠也三罪也偽孔傳曰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非矣用又稠歛召敵讎不祠罪為一句合于一為一句言天欲用是三者之罪合于一處總而罰之也莊二十年公羊傳注曰瘠病也齊人語也曲禮注曰詔告也穆天子傳注曰詔謂語之庭按多瘠周詔言天已棄殷欲其死滅故雖瘠病之多而無詔告警戒之者此中說上經無災之意也傳疏讀為罪合于一多瘠周詔曰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非矣

太師如此答曰王子乎上天酷毒下災以荒亂殷之邦國竝起相效沈湎酗怒於飲酒乃無復畏其所畏矣年齒耆老者所畏也行列尊長者所畏也名德故舊者所畏也有職位之人者所畏也令皆不畏而哂戾之矣令殷民非但不畏人乃敢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公然行爵食災而神祇亦無有災罰之者其所以無災罰者蓋神方下視殷民有刈取民財稠糲賦歛之罪焉有非法相殺召致敵讎之罪焉又有竊食神牲廢祭不祠之罪焉神欲用此數事之罪合于一處而致罰焉為至於殄喪而後止瘡病雖多無詔告警戒之意此所以無災罰也

商今其有災我歌受其敗商其典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適我舊
云箕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清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周語注曰商殷之本號庭按興讀為歌古音同字通曾子同祝
聲三注曰聲噫歌警神也士虞禮注曰聲者噫興也將啟戶警
覺神也既夕禮注曰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据此
知興歌通用矣周語注曰歌猶欣欣喜服也學記注曰興之言
喜也歌也廣雅曰敗壞也說文走部引作退曰退敕也走部曰
敗毀也敗與退字同此言商今者若有災乎是失意示罰之而
未至於殄喪也雖有禍敗我等欣喜受之不當避而去之也偽

孔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目義不忍去非矣典
喪偽孔本作論喪蓋從今文字形之誤據微子世家載上經作
典讀為殄蓋從真孔古文讀也知此經亦當然也王陵傳皆灼
注曰臣服也詩既醉傳曰僕附也少儀注曰臣謂因傳說文曰
僕給事者庭按臣僕謂亡國之俘猶言臣虜也釋文曰目僕一
本無目字非也此言商令者即當殄喪我等無可為目據於人
其勢必在行遜者也偽孔傳曰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
欲以死諫紂非矣通當為通字形之誤也說文了部曰通讀若
乃通即今通字也通字本音笛而今書中有通訛為通者各以

文義辨之不難知也馬融注曰云言也庭按刻子當讀為箕子
古聲近假借字論衡本性篇引作孩子蓋据今文作孩孩亦箕
之假音也儒林傳超賓說易箕子之明夷曰陰陽氣亡箕子箕
子者萬物方菱茲也易釋文引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菱茲又引
鄭湛曰荀爽訓箕為菱註子為滋蓋古讀箕菱音同而亥與菱
音亦同致易之箕子即是夜半亥子之交而書之刻子乃是朝
鮮箕子傳洪範者與明夷箕子不同也論語釋文魯顏刻或作
顏亥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孩古才切可證刻孩亥菱並與箕
音假借也馬融注曰刻侵刻也偽孔傳曰刻病也我久知子賢

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論衡
曰紂為孩子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此皆不識
字而說其義豈有不謬言者乎詔王子出為一句適我舊云箕
子為一句言告王子使出往乃是我舊日曾言之於箕子也觀
太師此言則知微子謀去於太師本由箕子勸之而箕子之勸
微子者本由太師發之此全殷宗祀之速謀非為微子之一身
計也太師亦賢矣哉馬融注曰清謂絜也庭按堯典直哉惟清
五帝紀作維靜絜此用真孔古文訓清為淨潔也清靜古音同
矣偽孔本作靖而訓為謀非也我乃顛隳自清為一句言王子

不及今出往恐奄忽之間我乃當殷顓周瞽之時不為臣僕而
為行遜以自潔清而已偽孔傳云子令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
廟乃隕墜無主非也坊記注曰獻猶進也詩正月箋曰顧猶視
也念也庭按此言顓瞽之後人各有以獻進於先王自清而行
遜者與全宗祀而往者皆自獻也然而行遜為易出往為難我
甚顧念出往者而不顧念行遜者願王子為其難無為其易也
偽孔傳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
先王以不失道又曰我不顧行遜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
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非矣或問當時諸賢之

謀必欲微子奔周何也曰太師知周伐商必立武庚又知武庚小腆必且蠢動以致敗也當是有微子在周周必以伐殷後則宗祀不墜矣無微子則宗祀存亡未可知矣若使伐商之後遯於荒野則慮周人無從求得之也若伐商之後身為囚俘且僕於周則反顧事仇非人之所為而微子之所必不能也惟於周末代商之先奉祭器而奔周是託於有道之國也非適仇國也是奉殷先王而出避紂也非逃殷也然既託於周則已為周臣矣微子先為周臣而後周伐殷是新君伐故君也新君伐故君為微子者惟宜面縛銜璧肉袒軍門周旋新政之間非反顧事

仇之謂也蓋微子所為極難而太師少師之所為謀者極深矣
至於微子既去而太師少師亦從此逝矣論語稱太師適齊少
師入海此則皆自清者也行遯者也而殷周本紀皆云太師少
師抱其樂器奔周此真孔古文之誤說不如論語可據也然殷
紂之時已有齊楚蔡陳之國者諸國名皆自古而有之太公封
齊非自太公之封始有齊君昭二十年左傳曰蒲姑氏因之而
後太公因之然則太師所適猶是蒲姑之齊耳餘國皆此類也
商今者其有災罰乎是猶未至於喪也我等欣喜受其敗而不
辭矣乃商今者其遂殄喪乎則我等無可為臣虜於新王其勢